

张英男, 龙花楼, 屠爽爽, 等. 电子商务影响下的“淘宝村”乡村重构多维度分析——以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下营村为例[J]. 地理科学, 2019, 39(6): 947-956. [Zhang Yingnan,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 et al.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Rural Restructuring Driven by E-commerce: A Case of Xiaying Village in Central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6): 947-956.] doi: 10.13249/j.cnki.sgs.2019.06.010

电子商务影响下的“淘宝村”乡村重构多维度分析 ——以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下营村为例

张英男^{1,2,3}, 龙花楼^{1,2,3}, 屠爽爽^{1,4}, 李裕瑞^{1,3}, 马历^{1,2,3}, 戈大专⁵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049; 3.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4. 南宁师范大学北部湾环境演变与资源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广西 南宁 530001; 5.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以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下营村为例, 利用半结构化访谈、问卷调查并结合遥感影像解译与GIS可视化表达等方法对电子商务驱动下乡村经济、社会及空间重构进行刻画。研究表明:① 下营村由传统的农业主导转变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多元结构, 并显露出生态化转向。② 社会空间趋向于就业高度非农化、治理主体多元化、公共服务健全化、生活方式现代化及交往空间虚拟化。③ 农业生产空间逐步压缩, 非农生产空间逐步扩张, 生产-生态复合空间增加, 居住空间呈现多功能化、集约化。④ 产业基础、电商平台、物流设施、乡村精英、资源禀赋和政府支持为其转型与发展提供了初始引擎、资源支撑和外部支持。

关键词:电子商务; 流空间; 乡村重构; 乡村振兴; 多维度

中图分类号:F1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690(2019)06-0947-10

在全球的城镇化进程中, 城乡差距拉大和乡村人口流失等问题加剧了乡村衰退^[1]。电子商务在发达国家以及中国、东南亚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不断渗透为乡村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发展带来新契机^[2], 对全球乡村复兴有重要意义。作为电子商务在乡村空间集聚的直观表现, “淘宝村”的出现推动了乡村现代化进程。据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阿里研究院定义, “淘宝村”需符合3个条件^[3]: 一是交易场所在以行政村为单元的农村地区; 二是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达到1 000万元以上; 三是“活跃网店”数量在100家以上或其数量达到当地家庭户数的10%以上。2009~2017年中国“淘宝村”数量由3个增加至2 118个, 逐渐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渗透^[4]。据中国商务部及阿里研究院数据(<http://www.aliresearch.com/>), 2016年中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8 945亿元, 直接创造就业机会超

过84万个, 这意味着互联网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重构乡村经济社会结构^[5]。

乡村重构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人文过程, 是相互关联的多部门间综合作用的过程^[6]。乡村重构的内涵在于乡村地域在系统内部因素及外部调控的综合影响下, 通过优化配置发展要素, 以实现乡村地域的结构优化、功能提升以及城乡间的良性互动, 主要包括经济、社会 and 空间重构3个维度^[7]。中国乡村重构的动力是多样的, 既有产业动力, 又有文化动力; 既有传统动力, 又有新型动力^[8]。与传统因素不同, 网络技术通过将闭塞的乡村地域嵌入外部市场来改变乡村地区传统的商品流通方式、商业空间结构及产业结构等经济形态, 从而引发就业方式、社会秩序、治理体系及地域空间格局的重构^[9]。

对于电子商务对乡村地区的影响, 相关研究大多通过问卷调查、半结构化访谈和参与式观察

收稿日期:2018-09-06; **修订日期:**2018-12-1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3128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8M630197)资助。[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41731286),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2018M630197).]

作者简介:张英男(1993-), 男, 满族, 辽宁凤城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转型研究。E-mail: zhangyn.16b@igs-nr.ac.cn

通讯作者:龙花楼, 研究员。E-mail: longhl@igs-nr.ac.cn

等手段从村域尺度来揭示电子商务影响下“淘宝村”的产业转型、社会关系网络变化、权利关系及空间形态变迁等的过程与机理^[10,11]。“淘宝村”的形成机制是由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共同促成的,区位条件、产业基础、社会网络、政府行为和基础设施等因素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2]。实际上,依托电子商务所形成的信息流、物流及资金流等引发的城乡要素交换是乡村地域系统重构的直接动力^[13]。“流空间”作为由各种要素流构建的地理网络空间的外在形式,可有效揭示信息网络与地理空间的相互影响^[14],为解释电子商务驱动下的乡村重构提供了合适视角^[15-17],尤其为解释城乡间要素流动提供一定理论支撑。因此,本

文将结合“流空间”理论,借助问卷访谈及GIS技术手段,聚焦乡村空间与电子商务融合引发经济、社会及空间重构的过程、机制及特征对其进行系统刻画与分析。

1 电子商务影响下的乡村重构机理

“淘宝村”本质上是“时空压缩”效应下零售商根据信息网络需求进行区位选择,并进行调整和不断集聚的空间产物,其形成与发展需要各种要素流动的支撑。“淘宝村”的重构过程可以概括为在电子商务所促发的城乡间物质与非物质要素流的作用下,乡村社会经济系统及地域空间格局的响应(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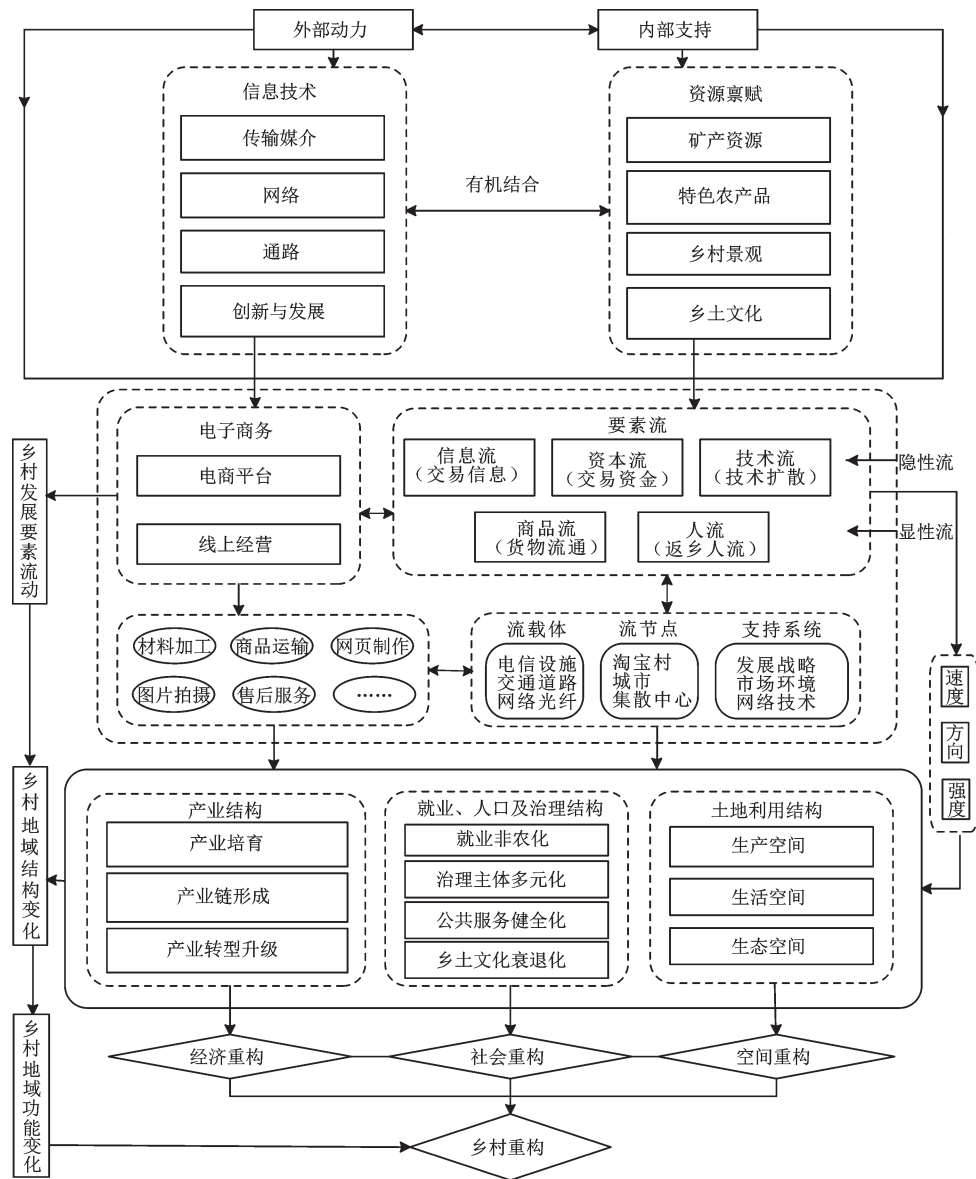


图1 乡村电子商务影响下的乡村重构

Fig.1 Rural restructuring affected by e-commerce

实际上,“流要素”的运动及地域组合本身就表现为“流空间”过程。而乡村重构的直接原因是乡村地域系统要素的变化与重组^[18]。流空间结构通常包括流要素、流载体、流节点及流支配系统4个层次^[19]。“要素流”通常可以划分为信息流、人流及物流等有形的显性流,及资本、技术及文化等隐性流^[20]。“淘宝村”的“流空间”结构包括4个方面:① 流要素:包括由信息、人口及货物构成的显性流及由资本、技术及文化等构成的隐性流。在以商品的供给、需求、价格及原材料供应等为主要内容的信息流的带动下形成商品交易的资金流、物流、网络技术流,从而形成多流影响下的行为决策。② 流载体:互联网、交通运输网络及电信网络是“流空间”运作过程的路径,是“流空间”成长的平台,决定着“流空间”的发育状况。③ 流节点:由于网络零售商的集聚,各种携带不同背景属性“能量”的“要素流”以“淘宝村”为起点、中介或终点,使其本身成为“流空间”的重要节点。在货物运输实体流中,各地配送中转站构成了“物流”节点。④ 流运行系统:“流空间”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复杂系统,其运行受经济、社会及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国家及地方政策、商品的供给与需求、价格和消费者偏好等市场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流空间”的方向、强度及速度。“技术流”的延伸也将引发上下游产业链延伸,同时“网络安全”技术为“流空间”的健康运行提供必要前提。

“淘宝村”以信息流为前提,追求通过“物流”、“人流”及隐性流的有序流动而构建特定的空间联系网络和区域发展空间。城乡间经济要素的高速流动及其溢出效应引发的社会及空间要素的调整直接助推乡村地域的“要素-结构-功能”发生演化和变异^[21]。① 经济重构:突破区位优势的高速有

序流动的“物流”与当地资源属性商品的耦合是“淘宝村”产业培育的关键,也是实现乡村地域经济效益的核心^[22,23]。② 社会重构:返乡“人流”形成了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在相互交织的各种要素流的作用下,传统村落的原本基于农耕文化的生活空间、消费空间已经与网络空间相互契合衍生出新型空间。③ 空间重构:“流空间”通过纯粹的信息空间渠道承载“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能量,而流要素本身及其物理流动过程又需要物化的空间进行支持,从而形成了乡村社会经济形态及有形的实体空间的重构。

2 数据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概况

下营村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境内(图2),村域面积4.5 km²,339户,1 413人,人均耕地面积仅0.03 hm²左右(来源于村委会提供的统计资料),绿松石资源十分丰富。该村是2016年中西部地区仅存的25个“淘宝村”之一,超过70%的村民从事电子商务,是极具代表性的“淘宝村”(https://www.sohu.com/a/205515446_475898)。下营村位于中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的秦巴山区深处,区位条件薄弱。因此,剖析其复兴的特征与机理对于区域本底条件脆弱的乡村地区的减贫、转型与发展有重要意义。

2008年以前村民以外出务工或在外地经营绿松石实体店为主要收入来源。在返乡大学生的带动下,电子商务逐步被村民接收、采纳。2016年以来,村民逐渐探索电子商务与特色农产品经营及乡村旅游相结合的美丽乡村建设之路。为实现转型发展,下营村委托中国乡建院团队为其进行战略咨询及空间规划,步入从“发展电商”升级到“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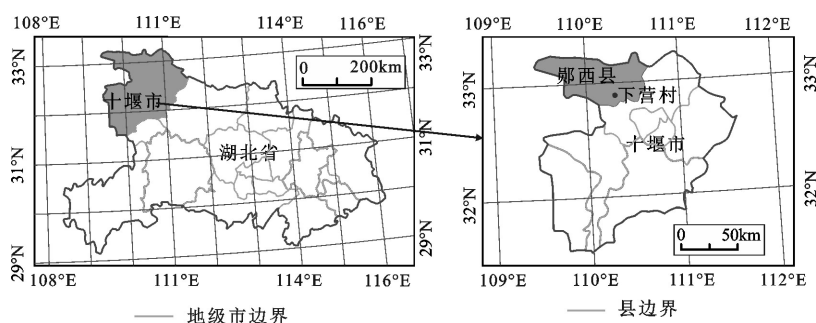


图2 研究区域概况

Fig.2 Profile of Xiaying Village, Hubei Province

设美丽乡村”的新阶段。空间上,全村可以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以周家寨传统村落为核心的聚居区,村委会所在地的人口最为密集的中心聚落以及位于荷塘月色景区旁边的以“刘家老宅”为核心的小规模聚落。

2.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有关下营村的新闻报道、统计资料以及通过问卷调查、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获取的调查数据。调研过程中,针对“淘宝村”村干部、“淘宝网店”经营者分别设计了相应的问卷,每个访谈的持续时间是30~40 min,按“滚雪球式抽样”原则由被采访者协助介绍下一个合适的被采访者,完成“淘宝网店”经营者有效问卷32份。受访者年龄20~49岁,受教育水平大多为初中。

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基于遥感影像采用人工目视解译与实地校验相结合方法获取的矢量数据。首先根据“全国土地利用分类标准(GB/T21010-2007)”,结合实际将土地利用分为生活空间(宅基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和交通用地)、生产空间(耕地、商服用地和工矿仓储用地)、生态空间(林地、水域和其它土地中的空闲地)及生产生态复合空间(用于旅游的坑塘水面)。拍摄于2016年10月高分辨率全色遥感影像(0.15 m)源于Google Earth,然后根据地物大小、形状、颜色、纹理及位置等地物信息对地类初步判断,在实地调研中对每个图斑进行验证,保证地类准确性。最终,询问当地的村民2008年后村内所进行的建设项目等事宜反演“淘宝网店”兴起前的土地利用状况。

3 电子商务驱动下的乡村重构

3.1 经济重构

1) 电子商务与绿松石销售的结合。下营村利用互联网的长尾效应进行绿松石零售形成了线上的交易信息流及线下的物流。据村委会提供资料,2013年之后,“淘宝网店”数量飞速增长,截至2016年底,已达139家,年总收益近7 000万元。普通农民普遍缺乏识别创业机会所需的信息和能力,同时其承担风险的能力较差,通过模仿周边成功的创业典范是一种可以规避风险的方法。信息和技术的溢出通过农村地区的亲缘和地缘等关系构成的联系纽带进行扩散。这种技术扩散势必会引起交易规模的扩大,使“淘宝村”的要素流动增强。

网络销售人员与客户每天的即时交流形成包括产品品质、价格等信息的大量信息流,也隐含着巨大的资金流。商品的交易格局由“信息流”与“物流”共同主导,形成长距离的空间关系网络。通过对随机抽取的30户“淘宝网店”2017年1~6月的1 500份订单的发货地址进行分析,发现下营村的经济联系已经扩展到全国各地,与近70%的地级市发生过经济联系,尤其是与沿海地区及省会城市等经济发达地区形成频繁的交易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隐形“资本流”在此节点汇聚。不同等级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势能差不同导致了流的强弱差异。物流的形成与构成的要件均符合线下支持性服务商与线上销售商集聚的特点。在网络购物平台高速发展的背后是数量庞大的实体生产商、销售商以及衍生服务商。当物流运输面临规模效益时,EMS、顺丰和申通等物流企业便纷纷入驻。为吸引顾客,不少商家也邀请专业人士来对其进行摄影、图片处理和网店界面设计等相关培训,从而催生了相关服务性行业。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引起分工,分工的深化又引起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这是一个循环过程。

2) 产业转型升级。由于绿松石的不可再生资源属性,村民们开始寻求产业转型。部分村民利用网络平台来推销本地特色农产品及田园风景等旅游资源,吸引城市人流及其携带的资金流,以形成“资源、资本、市场”的有机结合,减少了推广成本并拓宽了销售渠道。先后成立荷塘月色种植专业合作社、“淘宝村”茶叶专业合作社等组织。村内的致富精英通过邀请台湾乌龙茶种植专家驻村指导茶叶种植和研制,以改良本土茶叶品质,打造高品质茶叶品牌,在本村建立茶叶加工基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可以补充和完善产业结构,增强村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动能。

3.2 社会重构

1) 就业非农化。“流空间”不是社会中唯一的空间,而它依然具有支配性的空间逻辑,需要由社会行动者所发动、构想、决定与执行。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带来的“物流”及“交易信息流”的膨胀使保障“要素流”有效运行的管理者与执行者的需求增大。在乡村精英的带动下,农村地区的“市场需求”和“创业动力”被激活。依据获取更高收益的“经济理性”,许多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或就业。村民依托当地特色资源,形成“农户+网络商

户(简称网商)”的本地非农就业新模式。农民在由互联网形成的连接买者和卖者的知识信息协同空间中扮演多元异质的职业角色,如原材料加工工人、网络客服、物流配送人员、网络技术人员和产品推销员等等。绿松石饰品的加工有其自身独特性,首要的用工需求为雕刻工人。因此,下营村吸引了许多来自河南、陕西和江苏等地雕刻工人进行高端饰品或较复杂的工艺品制作。根据村委会提供的统计资料,截至2016年底,下营村已有700多人从事“网店经营”,并吸引100多名外来人口来本村就业。

2) 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变。操作网络的社会行动主体在返乡“人流”的作用下日益多元化。电子商务的介入改变了下营村传统的利益格局,导致乡村治理形态的转变。为应对村民多元化的诉求及复杂的经济关系,下营村通过乡贤精英引领、多元主体参与及公共服务改善等方式推进乡村治理转型(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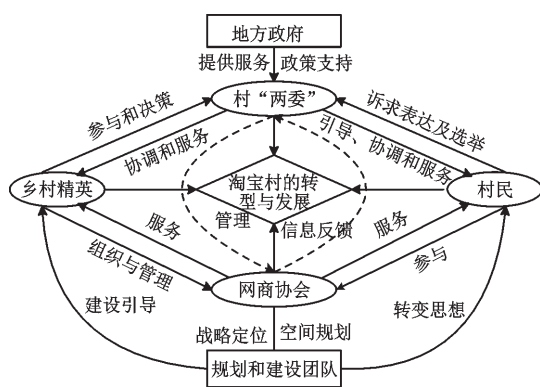


图3 下营村乡村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

Fig.3 The relationship among rural governance mainstreams in Xiaying Village

乡村精英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村书记以其极高的威望通过组织村内年轻人和说服在外的优秀青年人才返乡来共同参与乡村重大事务的决策、策划及实施,并积极推动“网商协会”的建设,为电商发展提供货源流通、样品展示及交流经验的平台。电子商务改变村民们“政治冷漠”态度,增强利益联结,激发村民利益主体意识和权利主体意识的觉醒,更愿主动参与到乡村治理中。通过问卷对网店经营者在“淘宝网店”经营前后对村内重大事项的决策、

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参与频率做比较分析,结果显示经常参加村内公共事务的村民比重由16%上升至59%。同时下营村也积极寻求科学的发展规划,委托中国乡建院的规划团队对本村未来的产业转型方向、空间规划管理进行统筹与设计。村民自主探索的致富之路在当地得到了极大的反响,很快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重视,并积极予以政策支持,提供“网商”发展所需的必要服务,引入物流公司、改造升级网络光纤、破解银行跨行转账的高额手续费和“网银转账”限额的制约。

3) 社会交往空间与生活方式的变革。“流空间”将放大地理空间尺度,乡村发展主体产生相应的空间诉求通过一系列空间决策变化发挥作用。“信息流”的瞬时性可降低“面对面”接触的时空成本,导致乡村居民交往空间的虚拟化及远距离扩张。下营村的社会网络呈现以“亲缘”“业缘”和“网缘”构成的社交网络相互交织的特征。由于生产、销售和物流等各环节紧密相联,因职业联系形成的职业圈子日益扩大。所有网店经营者每天都长时间使用微信、QQ等社交软件,以便于与客户及家人朋友即时交流。调查发现,72%受访者会加一些古玩爱好者、饰品及珠宝销售等“群聊”推销产品。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他们在经营网店后与邻里间交流增多,主要交流内容是网店经营方面的经验、趣事等。可看出“网店”经营使村民间拥有更多共同话语,促进邻里间联系紧密。村民们与外地亲友的交流也日益增多。一方面互联网使村民与亲属、朋友、同学和同事等原本相识的群体间的“真实交往空间”得到巩固;另一方面,通过“群聊”等渠道结识的客户等群体使“虚拟交往空间”得到拓展。

在“流要素”影响下,传统村落衍生新型空间。网店经营者已形成“晚睡早起”的“淘宝作息”。消费空间方面,发达的物流与日益多元和高层次的购物需求使“网购”已成为村民购物方式首选。下营村主流生活方式受电子商务独有生产方式影响,非农化的生活趋向与传统乡村生活方式碰撞与融合形成迥异于传统乡村与现代都市的“淘宝方式”。

3.3 空间重构

1) 生活空间重构。在“技术流”的延伸、物流的膨胀及人口的回流的空间需求影响下,各种流要素的管理者、操纵者采取相应措施优化聚落空

间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改善人居环境,使乡村生活空间发生重构。下营村居住空间的变化主要在村委会所在地的自然村落(图4),也是3个自然村落中规模最大、人口最密集的。其空间重构的主要特征体现在生产和居住空间的一体化,土地利用的集约化和立体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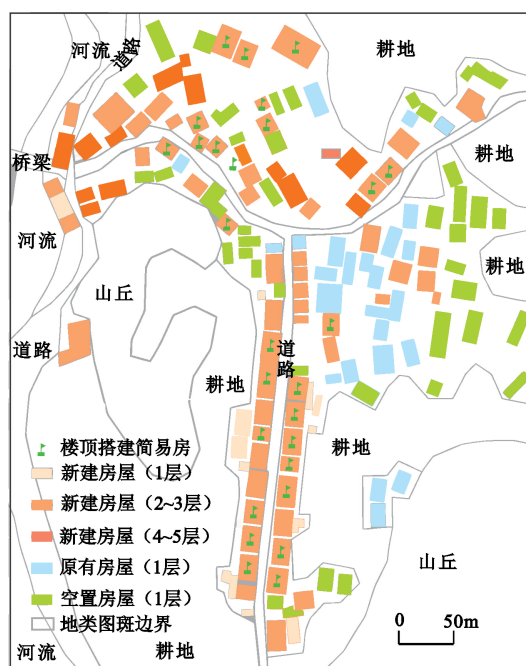


图4 下营村(中部聚落)的宅基地利用现状

Fig.4 Status of rural housing in the central part of Xiaying Village

(1) 在日益增长的生产经营空间的需求引致下,下营村于2009年占用约2.2 hm²耕地来统一规划建设“松石小巷”,约30户居民集中搬迁至此。其它有条件的村民也利用自家原有的宅基地进行重建。新建住房平均为2.5层,多数村民会在楼顶利用铁皮搭建简易棚子存放杂物。

(2) 新建的房屋往往集生产及居住功能于一体,主要呈现3种模式:① 店厂一体化模式:一楼为实体店,利用上层的某一房间进行绿松石加工、仓储,其它空间用于日常生活;② 前店后厂模式:在房屋后搭建简易厂房来进行加工、仓储;③ 店厂分离模式:利用新建住房进行实体经营及居住,利用未拆除的老宅进行产品加工、仓储。

2) 生产空间重构。生产空间重构以农业生产空间向非农生产空间大幅度转移为主要特征。2009年以来超市及餐厅的出现及各快递公司的进

驻导致商服用地增加,主要来源于耕地及原有宅基地,其中占用耕地约1 600 m²。由于国营绿松石矿已关闭,因此工矿仓储用地面积增加主要来源于新修建的茶叶加工厂。由于绿松石的加工与经营空间需求相对较小,生产厂房及仓储用地大多来源于宅基地的内部填充或就近扩张。宅基地由传统的生活空间转变为生产、生活功能的复合空间载体。

3) 生态空间重构。2008年以来生态用地(林地、除新修建的荷塘之外的水体及其它用地中的空闲地)增加约13 hm²,主要由于退耕还林政策的持续推进导致耕地大规模向林地转移。此外,山区坡耕地耕作难度大以及居民收入的增加,耕地弃耕撂荒增加,部分耕地逐步演变为林地。但这种耕林转换现象多零散分布于林地边缘,且规模较小。随着乡村产业的转型,生产生态复合空间将逐渐增加,修建的荷塘源于原有约7.6 hm²的耕地。

4 电子商务驱动下乡村重构的影响因素与特征分析

通过分析下营村的转型发展历程,可以得出电子商务驱动下的乡村重构与以下因素密切相关:① 信息技术在农村地区的渗透:随着网络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逐步提高,由其衍生的电商平台为草根创业者提供了低成本、低风险的创业环境,从而将农村网商与城市庞大的消费群体联系起来;② 物流条件:信息流与物流的协同是电子商务发展的前提。乡村地区物流基础设施的完善对形成城乡间可持续的有序要素流动发挥着重要作用;③ 乡村精英:乡村精英是村民“创业动力”被激活的根本动因。他们通过个体行为的“邻里示范”推动底层村民的觉醒;④ 资源禀赋:对于依托特色资源而发展壮大的“淘宝村”,独特的资源及产品无疑是形成有效需求的基础。对于下营村来说,绿松石及特色农产品是完成传统农业特色化转型及树立品牌价值的资源支撑;⑤ 政府的引导与扶持政策:如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等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

以上因素只是电子商务专业村发展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淘宝村”的形成存在诸多差异性因素,也就是说“淘宝村”可能是借助原有的产

业基础、区位优势、龙头企业或者创意产品等不同的因素而形成的。下营村属于依靠原有的绿松石生产、加工的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其后期的电子商务与乡村旅游、特色农产品经营等相结合的发展路径是依托其本底的自然景观、农业生产传统和乡土文化而发展起来的。通过下营村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良好的区位条件并不是“淘宝村”发展的必要条件,通过其它优势也可以克服其区位

劣势。

事实上,很大一部分“淘宝村”是由原本以种植业、加工制造业或服务业为主导的专业村转化而来的,形成一种专业村的特殊形态。电子商务专业村与一般的专业村相比核心的差异在于电子商务可以打破信息不对称,通过改变产品的生产经营模式而从产品的供给与销售端同时对行业市场产生影响(表1)。

表1 下营村电子商务驱动下乡村重构特征分析(与普通专业村比较)

Table 1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restructuring driven by e-commerce in Xiaying Village (compared with common specialized villages)

乡村重构		电子商务专业村(“淘宝村”)	普通专业村
经济重构	市场范围	打破空间距离阻隔,极大地扩大产品销售范围;依托发达的物流可以将产品运送至全国甚至全球	市场范围受距离影响较大,往往局限于专业村所在的城市或省内,尤其是以种植业为主导的普通专业村
	交易成本	避免了中间商对农民利益的攫取,实现农户与消费者的直接交易,减少中间环节;生产和销售的一体化减少了流动成本	往往需要中间商,增加了中间成本。生产和销售的分
	生产模式	可以实现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生产;即时生产和即时销售减少了仓储费用	离需要更多的产品推广费用
	产业结构	以商业服务业为主导,同时衍生出多元的业态,有利于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部分以农产品销售及乡村旅游为主导的电子商务专业村可以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部分以加工制造业主导的专业村仍需大量仓储成本。供需错位和信息不对称将影响农民收入
社会重构	就业	就业呈现高度的非农化特征	以种植业和加工制造业为主导的普通专业村往往产业结构较为单一。而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专业村同样也可以带动其它产业的发展
	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主体多元,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村民参政议政意愿增强	对于种植业主导的专业村,村民仍大多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对于工业及服务业主导的专业村,同样呈现就业高度非农化特征
	社会活动及日常生活	“真实交往空间”得到巩固,“虚拟交往空间”得到拓展,形成了独特的“淘宝作息”	乡村能人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精英治村,政府支持是专业村治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空间重构	生产空间	生产空间需求加大,建设用地面积增加。土地资源稀缺地区,土地利用趋于立体化	取决于所在地区电信基础设施状况及村民素质。大部分地区村民仅仅使用网络从事部分娱乐活动及即时通讯
	生活空间	生活空间呈现多功能利用,集居住与生产功能于一体。耕地资源往往被边缘化,但以特色农业为基础的电子商务专业村,耕地利用依然高效	工业及服务业主导的乡村建设用地需求较大;相比之下,种植业主导的乡村以农用地的高效集约利用为主要特征
	生态空间	下营村通过电子商务与乡村旅游、特色农产品种植的结合,实现了生态空间与生产空间的复合;但部分电子商务专业村没有实现生态化转型,在日益增多的建设用地需求下,生态空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压缩	种植业主导的专业村生活与生产空间仍分离,以家庭作坊为主要形式的制造业专业村呈现高度的生活与生产功能一体化。以乡村旅游等服务业为主导的专业村,土地资源需求较大,建设用地扩张明显

5 结论与讨论

在电子商务的作用下,城乡间物质与非物质要素的快速交互重塑下营村社会经济形态。① 产业结构上完成由传统农业经营主导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转型。集生产、加工及销售于一体的特色产品生产的产业链条初步形成,产业结构日趋完善且生态化转向初见端倪。② 乡村发展主体的年龄结构年轻化且实现了高度的非农化就业,开辟了就地城镇化的新途径。村民主体意识逐渐觉醒,治理主体多元化,公共服务健全化,生活方式现代化及交往空间虚拟化。③ 居住空间的变化在于功能的多元化、集约化和立体化。非农生产空间逐步扩张,而农业生产空间大幅压缩。生态空间少量增加,且生产和生态空间功能趋向复合。④ 原有的绿松石开采和加工的产业基础是下营村实现乡村重构的关键因素,同时电商平台、物流设施、乡村精英、资源禀赋和政府支持为其转型与发展提供了初始引擎、资源支撑和外部支持。

虽然下营村成功地实现了乡村特色资源与电商平台的嫁接,逐步走上了集电子商务、绿松石销售、农产品种植和乡村旅游于一体的发展道路,但仍面临经营者管理知识和营销策略匮乏、周边区域的同质化竞争、不完善的旅游服务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各种规划之间的掣肘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下营村应通过开展电商经营技能培训、引导大学生返乡创业、树立独具特色品牌、形成多种产品的差异化经营、完善交通等基础设施服务、加强土地集约利用和合理进行规划与布局等措施加以解决。总之,现代信息化的生活服务设施体系、紧缩集约型土地开发与综合利用和生态循环型乡村社会发展系统是保障电子商务专业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虽然下营村依托电子商务实现转型与复兴,但电子商务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提供的机遇在于利用互联网融入全国甚至世界的市场竞争,开拓乡村产品的销售渠道,吸纳城市资本。而其挑战在于农村地区将暴露于日趋激烈的外部竞争,可能导致偏远的信息基础设施不发达的“信息边缘区”成为竞争中的“弱势区域”^[24,25]。虽然下营村是中西部地区为数不多的“淘宝村”之一,但目前电子商务很难在中西部大

规模扩散。由于短时间内欠发达地区难以建立发达的交通及网络基础设施,在沿海地区“淘宝村”大量的用工需求及良好的创业环境的吸引下,将引发更多的西部地区青壮年人口外出务工或创业,导致乡村地区的两极分化。因此,重视乡村的供给侧改革,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水平是目前推进中西部地区乡村转型发展的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Reference):

- [1] 龙花楼,屠爽爽.乡村重构的理论认知[J].地理科学进展,2018,37(5):581-590.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 Theoretical thinking of rural restructuring.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5):581-590.]
- [2] Long Hualou, Liu Yansui. Rur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 47:387-391.
- [3] 千庆兰,陈颖彪,刘素娴,等.淘宝镇的发展特征与形成机制解析——基于广州新塘镇的实证研究[J].地理科学,2017,37(7):1040-1048. [Qian Qinglan, Chen Yingbiao, Liu Suxian et al.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aobao Town: Taking Xintang Town in Guangzhou as an exampl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7):1040-1048.]
- [4] 单建树,罗震东.集聚与裂变——淘宝村、镇空间分布特征与演化趋势研究[J].上海城市规划,2017(2):98-104. [Shan Jianshu, Luo Zhendong. Agglomeration and fiss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trends of Taobao Villages and Towns.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7(2):98-104.]
- [5] 罗震东,何鹤鸣.新自下而上进程——电子商务作用下的乡村城镇化[J].城市规划,2017,41(3):31-40. [Luo Zhendong, He Heming. New urbanization from below in China: Rural urbanization driven by E-commerce.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7, 41(3):31-40.]
- [6] 龙花楼,屠爽爽.论乡村重构[J].地理学报,2017,72(4):563-576.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 Rural restructuring: Theory, approach and research prospect.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4): 563-576.]
- [7] Tu Shuangshuang, Long Hualou, Zhang Yingnan et al. Rural restructuring at village level under rapid urbanization in metropolitan suburbs of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nnovations in land use policy[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8, 77:143-152.
- [8] 杨忍,刘彦随,龙花楼,等.中国乡村转型重构研究进展与展望——逻辑主线与内容框架[J].地理科学进展,2015,34(8):1019-1030. [Yang Ren, Liu Yansui, Long Hualou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Paradigms and main content.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5, 34(8): 1019-1030.]
- [9] Lin Geng, Xie Xiaoru, Lv Zuyi. Taobao practices, everyday life and emerging hybrid rur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 47:514-523.

- [10] 张天泽, 张京祥. 乡村增长主义: 基于“乡村工业化”与“淘宝村”的比较与反思[J]. 城市发展研究, 2018, 25(6):112-119. [Zhang Tianze, Zhang Jingxiang. New growth supremacism in rural areas: Interpret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phenomenon of 'Taobao Village'. Urban Studies, 2018, 25(6):112-119.]
- [11] 杨思, 李郇, 魏宗财, 等. “互联网+”时代淘宝村的空间变迁与重构[J]. 规划师, 2016, 32(5):117-123. [Yang Si, Li Xun, Wei Zongcai et al. Spatial transition and restructuring of Taobao villages in 'Internet + Era'. Planners, 2016, 32(5):117-123.]
- [12] 祝君红, 朱立伟, 黄新飞. 中国“淘宝村”形成机理: 路径、成因和动力研究[J]. 上海商学院学报, 2017, 18(2):6-12. [Zhu Junhong, Zhu Liwei, Huang Xinfei.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aobao village in China: Path, cause and impetus. Journal of Shanghai Business School, 2017, 18(2):6-12.]
- [13] 张嘉欣, 千庆兰, 陈颖彪, 等. 空间生产视角下广州里仁洞“淘宝村”的空间变迁[J]. 经济地理, 2016, 36(1):120-126. [Zhang Jiaxin, Qian Qinglan, Chen Yingbiao et al. The spatial change of Taobao village in Lirengdong, Guangzhou in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roduction.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36(1):120-126.]
- [14] Wilson R H. Rural Telecommunications[J]. Policy Studies Journal, 1992, 20:289-300.
- [15] Castells M. Grossrooting the space of flows[J]. Urban Geography, 1999, 20:294-302.
- [16] Salemin K, Strijker D, Bosworth G.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age: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n unequal ICT availability, adoption, and use in rural area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7, 54:360-371.
- [17] 甄峰, 赵勇, 郑俊, 等. 新农村建设与乡村发展研究——唐山、秦皇岛乡村个案分析[J]. 地理科学, 2008, 28(4):464-470. [Zhen Feng, Zhao Yong, Zheng Jun et al. New rural construc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Case study of villages in Tangshan and Qinhuangdao.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8, 28(4):464-470.]
- [18] 程叶青. 农业地域系统演变的动态模拟与优化调控研究——以东北地区为例[J]. 地理科学, 2010, 30(1):60-65. [Cheng Yeqing. Dynamic simulation and optimized adjustment of agricultural-territorial system—A case study on Northeast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0, 30(1):60-65.]
- [19] 孙中伟, 路紫. 流空间基本性质的地理学透视[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05, 21(1):109-112. [Sun Zhongwei, Lu Zi.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to the elementary nature of space of flows.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05, 21(1):109-112.]
- [20] Helbing D, Armbruster D, Mikhailov A S et al.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 flows in complex networks[J]. 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2006, 363: 11-16.
- [21] 谭雪兰, 于思远, 陈婉铃, 等. 长株潭地区乡村功能评价及地域分异特征研究[J]. 地理科学, 2017, 37(8):1203-1210. [Tan Xuelan, Yu Siyuan, Chen Wanling et al. Evaluation of rural function and spatial division in Chang-Zhu-Tan urban agglomeration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8):1203-1210.]
- [22] 李智, 张小林, 李红波, 等. 基于村域尺度的乡村性评价及乡村发展模式研究——以江苏省金坛市为例[J]. 地理科学, 2017, 37(8):1194-1202. [Li Zhi, Zhang Xiaolin, Li Hongbo et al. Research on rurality at village scale and rural development model: A case of Jintan City, Jiangsu Provinc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8):1194-1202.]
- [23] 李伯华, 周鑫, 刘沛林, 等. 城镇化进程中张谷英村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J]. 地理科学, 2018, 38(8):1310-1318. [Li Bohua, Zhou Xin, Liu Peilin et al.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Zhangguying Village in urbanizatio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38(8):1310-1318.]
- [24] 丁疆辉, 刘卫东. 农村信息技术应用的地理学研究进展与评析[J]. 地理科学进展, 2009, 28(5):759-766. [Ding Jianghui, Liu Weidong. Progress in geographical studies of rural information-ization.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09, 28(5):759-766.]
- [25] 屠爽爽, 龙花楼, 张英男, 等. 典型村域乡村重构的过程及其驱动因素[J]. 地理学报, 2019, 74(2):323-339. [Tu Shuangshuang, Long Hualou, Zhang Yingnan et al. Proces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rural restructuring in typical villag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2):323-339.]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Rural Restructuring Driven by E-commerce: A Case of Xiaying Village in Central China

Zhang Yingnan^{1,2,3}, Long Hualou^{1,2,3}, Tu Shuangshuang^{1,4}, Li Yurui^{1,3}, Ma Li^{1,2,3}, Ge Dazhuan⁵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4.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 Change and Resources Use in Beibu Gul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Nanning 530001,
Guangxi, China;* 5. *College of Geograph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Jiangsu,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boom of rural e-commerce in China has produced obvious effect on the morphology of economy, society and space in rural areas. Attempting to reveal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rural restructuring driven by e-commerce, we applied semi-structural interview to depict and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transition from the dimensions of economy, society and ecology. Moreover, we synthesized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and GIS techniques to map and quantitatively illustrate the spatial changes. Ultimately,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pioneering undertaking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dramatic changes in socio-economic morphology of Xiaying Village. Firstly, as for industrial mode, the pattern dominated by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has been transformed to that with a combination of the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The industrial chain that integrates production, processing and selling has gradually formed, so tha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ends to be comprehensive and presents an ecological transition. Secondly, a growing number of young people who have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rural development get employed in non-agricultural industry, which indicates that rural e-commerce is an effective path for realizing situ urbanization. Rural e-commerce complicates the interest relationship among villagers and awakens their subject consciousness, thereby causing the increasing diversification of governance mainstream. In response, the trend of public service perfection, lif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visualization becomes prominently. Thirdly, the element flows and their inherent physical movement resulted in the changes of their space carrier, concretely embodies in the gradual compress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pace and the intensive expansion of non-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pace. Production-ecological compound space has experienced a sharp increase, and living space tends to be multifunctional and intensive. Fourthly, the industrial foundation of kallaite exploitation and processing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structuring in Xiaying Viallge. Besides, the e-commerce platform, logistics infrastructure, rural elites, resource endowments, as well as government support also function as the initial engine, resource support and external power. Finally, we analyzed the obstacles of rural restructuring and proposed some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Moreover,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reated by e-commerce for rural areas of inland and coastal areas were discussed, respectively.

Key words: rural e-commerce; the space of flows; rural restructuring; rural vitalization;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